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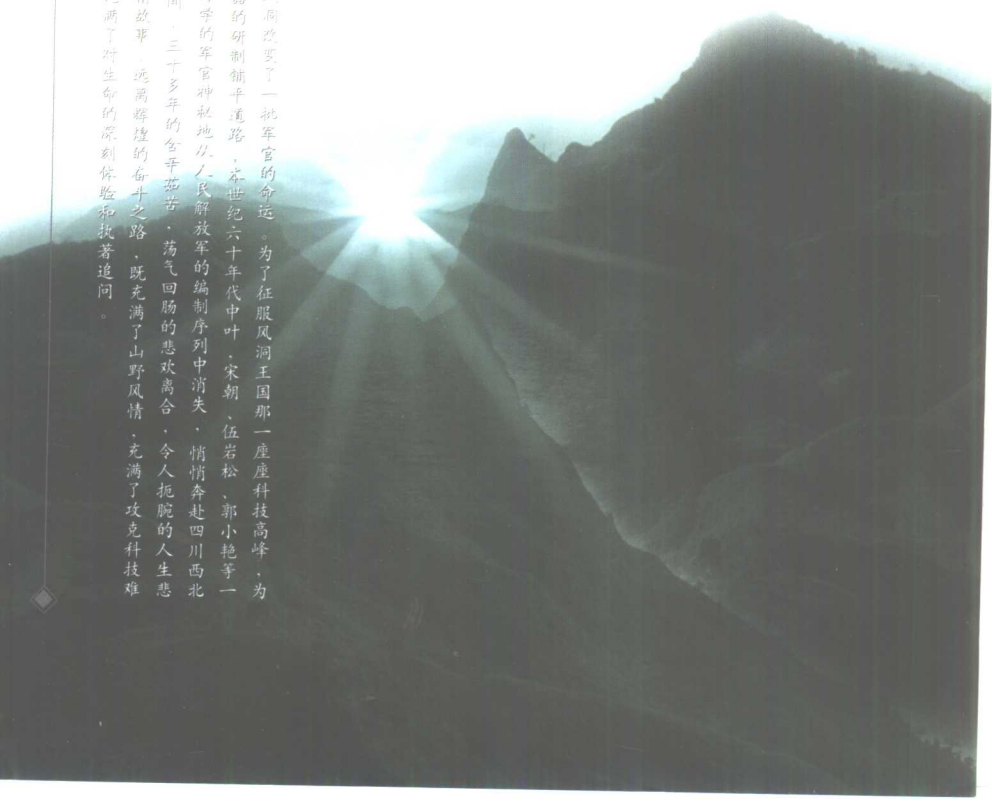
# 风洞

F E N G D O N G

◎高翎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座座神奇的凤洞改变了一批军官的命运。为了征服风洞王国那一座座科技高峰，为  
我军战略、战术武器的研制铺平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宋朝、伍岩松、郭小艳等一  
批专门研究空天动力学的军官神秘地从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悄悄奔赴四川西北  
部的荒凉山角。其间，三十多年的含辛茹苦，荡气回肠的悲欢离合，令人扼腕的人生悲  
剧，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远离喧嚣的奋斗之路，既充满了山野风情，充满了攻克科技难  
关的惊心动魄，也充满了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执着追问。



# 风 洞

高 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洞/高翎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7  
ISBN 7-5033-1259-9

I. 风…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507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mailto:jfjwycbs@public.bta.net.cn)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厂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92 千字 印数: 1-4000  
定价: 23.00 元 (膜)

宋朝跟薛芸菲的爱情，是从古城车站发生转折的。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厚厚的云层把北方大地捂得像一只巨大的蒸笼。平常一到晚上就无比活跃的知了、蟋蟀、蛤蟆，有气无力地叫着，令人疲惫、烦躁。

宋朝扇着手中的纸扇，缓缓地在古城火车站的站台上踱着。他每一步都准确地踏在水泥方块的交叉线上。遇到粗一点的线他会习惯性地停顿一下，待看清了线的宽度、长短，再从容地跨过去。他记不起这习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了。对于各种线条的敏感，常使他表现出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迷恋与挑剔。比如，走在有规则线条的路上，他会一丝不苟地踏着线走，如果碰上对面来人需要避让，他会左跨一步或

右跨一步，等来人过去了，再跨回去接着走。比如，他对大街上人行道的斑马线没有画直，对运动场上的赛道粗细不匀，对足球场上的中圈和禁区前的弧线不规则等等，常常挑剔地驻足摇头。每逢班上跟别的班赛球，他最热心的事情除了披挂上阵，就是赛前自告奋勇地去画线。他的球技不算突出，但是，他画的线准确而漂亮，在北方大学堪称一绝。此刻，他漫步在站台上，因为焦灼地等待自己的恋人薛芸菲，他的脚步有些漫不经心。他仿佛没有留意到有的水泥块不够标准，线缝不直，有的地方甚至像扭曲的蚯蚓，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对这种现象皱着眉头前后左右找原因，他只是略一迟疑就踱了过去。他的心思集中在将要到来的恋人身上。他跟薛芸菲相爱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薛芸菲从北国冰城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了，她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可是，眼看团聚在即，十多天前的一纸命令竟像王母娘娘的头钗，划出了一条星光灿烂的天河，使他俩成了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他跟数百名将献身中国“大三线”国防工程建设的军官一样，从北京的国防部某研究院开到古城待命，没想到一夜之间集体转业，变成了身份特殊的科技工作者。薛芸菲打算毕业后分配到首都他所在部队的愿望落了空。他的心中不能不感受到一缕难以回避的沉重。这份沉重像一片厚重的乌云，使他们这次相会笼罩在压抑与痛苦的氛围中。

而且，他俩还不能在古城久留。薛芸菲被分配到了西北大沙漠，从事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军情紧急，报到时间的限制十分严格。他见完薛芸菲后，再过几小时将作为先遣人员，从这座古城启程，奔赴四川西北一条神秘的大山沟，在那儿建设中国的风洞群。在风洞群里托起中国的航空航天梦。

火车只停十二分钟。这是属于他们的全部时间。为了这十二分钟，宋朝已经提前在站台上望穿秋水地等了近半小时。夜色中每驶近一列火车，他都要无比激动地迎着车灯跑过去，等到看清

了，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踱回来。如此这般，宋朝被折腾得腿发软、嗓子冒烟，一颗心在等待的炙烤中几乎要被烧成了灰烬。然而，当又一趟列车驶近，他立即再次精神百倍、两眼放光地跑过去。这时，车站的广播才通知，薛芸菲乘坐的火车将晚点二十分钟进站。宋朝停下脚步，气哼哼地骂了一句。

正值七月酷暑。在确定薛芸菲还要过一会儿才到之后，宋朝躁动不宁的心反倒平静下来。他望着古城远处街道上繁星似的灯光，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也是等薛芸菲。也是在火车站。车站外也是繁星闪烁般的灯光。不过，那一次是在北京，而且属于他俩的时间有十个小时。那时，他跟薛芸菲虽然相识了两年，关系密切，但还没有捅破爱情的那层薄纸。他们的关系产生飞跃，缘于他被北方大学选中提前毕业，秘密参军。同时被选中的还有郭小艳、伍岩松、孔汉川。当薛芸菲下车后，他迫不及待地对她说起这件事，薛芸菲看他的眼神立刻像朝霞中喷薄欲出的太阳，变得温暖而火热了。她既羡慕又佩服地拉住他的手说，你真行呀，宋朝。请客，请客。他们在一家小馆子里坐下来，要了一瓶红葡萄酒。红葡萄酒倒在高脚杯中，像两团火。薛芸菲只喝了一杯，脸就跟酒一样鲜艳欲滴了。她望着宋朝，喝醉了似的笑着，那粉红的脸颊、热辣辣的目光，让宋朝满腔的热血宛如着火的汽油，噼里啪啦烧灼着他的身体。喝完了酒，他们就在长安街上手牵着手，一遍遍地轧马路。等到夜深人静，他们心有灵犀地踱进了街旁的树林，在灯影中拥抱着在一起，第一次疯狂地长吻。那个吻让薛芸菲浑身颤抖，紧张不已，她双手死死地搂着宋朝的脖子，身子柔软得像藤条。宋朝轻抚着她，喃喃地说：芸菲，我爱你。爱你。薛芸菲激动地哭泣着说：宋朝，我更爱你。真的。我早就在爱你。上高中时，听老师讲，你画几何图形可以不用尺子圆规，就特别佩服你。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你。毕业时，我问老师，比你上的北方大学更好的学

校是哪所？老师说，冰城的军事工程学院目前很俏，想从军报国的年轻人都想上。我就报了这所大学。宋朝听了，对聪明要强、美丽多情的薛芸菲更添了一层爱意。

不过，宋朝和薛芸菲都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集体转业，建设大三线。一切都让人有点猝不及防。宣布脱军装的那天，散会后，宋朝独自在营区外的一片荒坡上坐了一下午。他心乱如麻，想的很多。想在三线即将开始建设的陌生的风洞，想薛芸菲。一想到薛芸菲，他心中就隐隐发疼。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集体转业？难道穿着军装就不能建设风洞？不过，他不想深究这个问题，也不敢问别人，就像别人同样不敢问他。尽管这个问题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他觉得只要是党所需要的，就不要问为什么。他已经习惯于服从而不是怀疑。可是他不能不想集体转业将给他和薛芸菲带来的巨大影响，也许这个影响将葬送掉他们的爱情。这让他有些不寒而栗。他不知道薛芸菲得知他转业的消息后会怎么想？他更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究竟能否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俩人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地方，他们能否经受两地分居的思念与煎熬？他们只能选择分手。想到分手，宋朝就像被一把利剑刺中，心脏一阵阵痉挛。他不能想象离开薛芸菲，他还会爱上哪一个姑娘？又有哪一个姑娘会像薛芸菲一样唤起他强烈的爱情。他相信，只要他不主动提出分手，薛芸菲不会离开他的。可是，他又担心这样做委屈了薛芸菲。思虑再三，他给薛芸菲去了一封信。大意是建议薛芸菲慎重考虑他们的关系云云。没想到薛芸菲当即回信拒绝了他的建议。薛芸菲在信中说，两地分居怕什么？古人说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有爱，生活就会充满明媚的阳光。我不能分配到大三线陪你，但是我的心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不要说转业到三线，就是到天涯海角，我薛芸菲爱你的心也始终不变，永远不变。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今生今世，我们的

心永远不分离。宋朝被薛芸菲的激情感动了。俩人的爱情如春风细雨，将年轻的心滋润得生机勃勃。

远处再次响起了火车驶近的隆隆声。从宋朝脚下延伸过去的两条铁轨，在站台的灯光和远处的灯光映照下，闪着一种迷离的光。火车头的大灯沿着铁轨逼了过来。宋朝的心急促地跳动起来。他的眼睛被那灯的强光刺激得生疼。他疾步迎过去，又跟着缓缓减速的列车往回跑，一眼不眨地盯着一扇扇车窗。

车未停稳，宋朝一颗急跳着的心仿佛要进出喉咙。

“宋朝。”薛芸菲的呼唤在宋朝的前方响了起来。宋朝循声望去，薛芸菲正从一扇刚打开的车门上跳了下来。

“芸菲！”

“宋朝！”

俩人喘着粗气，心中涌动着千言万语，一时却无从说起。三年不见，一身戎装的薛芸菲英姿勃发，光彩照人。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还是那么聪颖美丽。她火辣辣地盯着宋朝，身体前倾，嘴唇微启，似急切地期待着什么。宋朝又轻轻地唤了一声“芸菲”，就赶紧扶住她的肩膀，抓住她的手，以免她不顾一切地扑进自己的怀里。他铁塔一般站在那儿，眼光像蛛网一般把薛芸菲罩了个严严实实。他真想一把把薛芸菲搂在怀里，紧紧地搂在怀里，深深地吻她，但他还是忍住了。俩人就那么握着手，用目光交谈着，抚摸着。时间过得飞快。他们没有说两句话，站台上开车的铃声就响了。薛芸菲的泪水哗的一下流满了脸颊，“哦，宋朝，宋朝。”她反复念叨着宋朝的名字，仿佛婴儿贪婪地吮吸着乳汁。她依依不舍地松开宋朝的手，往车上走，一步一回头。“芸菲。芸菲。芸菲——”宋朝也呼唤着，追了几步，停在车门前。

列车开动了。薛芸菲站在车门后，脸紧紧地贴着门窗的玻璃，泪水很快模糊了她的眼睛。宋朝凝视着薛芸菲模糊的面容，直到列车渐行渐远。此刻，他的心都被薛芸菲的目光揉碎了。





深夜，宋朝怏怏地回到了驻地。

驻地的营房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留下的。平房，红砖地面，很潮，老鼠猖獗。晚上熄了灯，肆无忌惮地上蹿下跳，追逐、厮咬。

宋朝摸到自己的床上和衣躺下，受到惊吓的鼠们只安静了一会儿，就又在地板、楼板上横冲直撞。宋朝被分离搅得六神无主、悲伤难过的心，更加地烦躁。他在被窝中拧亮手电看了看表，离启程还有三个小时。他叹了口气，合上双眼，强迫自己睡上一会。他刚刚迷糊过去，女宿舍那边突然喧嚷起来，还伴着一阵阵的尖叫。宋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翻身起床，跟江寒舟、伍岩松、孔汉川、向旗等赶过去。站在女宿舍窗外，他们才搞清楚，刚才有一只老鼠从破旧的楼板上掉下来，摔在郭小艳的身上，窜进了被窝。胆小的郭小艳从睡梦中

惊醒，魂飞魄散。听着郭小艳一声声惊恐的尖叫，小伙子们在窗外干着急。终于，胆大一点的杜霞月穿好衣服开了门。伍岩松第一个冲了进去，把郭小艳连人带被子一把抱了起来。郭小艳本能地抱住了伍岩松的脖子，丰满的胸脯从被子边上紧贴着伍岩松的肩膀。姑娘们生怕伍岩松将郭小艳放自己的床上，个个吓得花容失色。伍岩松转了一圈又一圈，嘟哝着：别怕。小艳，不就是一只老鼠嘛，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老鼠。可他嘟哝完了，还是找不到一处放的地方。江寒舟提醒说：“就放回她自己的床上吧。老鼠不会在被窝里了。”伍岩松这才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把满面羞红的郭小艳放回床上。杜霞月在一边提醒道，小艳，老鼠接触过的被子、衣服赶紧收起来，找时间高温消毒，别染上怪病。老鼠带的菌可多呢！惊魂未定的郭小艳听了又是一阵紧张。伍岩松对杜霞月没事找事颇不满意，直着脖子责怪道，你就别添乱了。有那么玄乎吗？我就不相信。杜霞月不服气，想争执什么，江寒舟赶紧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说，别吵吵了，睡觉睡觉。杜霞月对江寒舟不护着自己说两句公道话，心有不满，她白了江寒舟一眼。她看不惯郭小艳娇里娇气的样子，也看不惯伍岩松脖子一梗，总是“我不相信”的井底之蛙似的老农民作派。

处理完“老鼠事件”后，离出发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大家开始收拾行装。

火车被阻在秦岭的一条山沟里。列车上的广播说，前方出现塌方，正在抢修，估计要四五个小时后才能通车。伍岩松慨叹一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这一出门就这么不顺，到了四川，还不知建设风洞如何难上加难呢。他殷勤地邀请郭小艳下车走走。昨天晚上第一次抱了郭小艳后他更想入非非了。他一直在暗恋着这个体态丰腴的姑娘。可郭小艳不想在大伙儿跟前与伍岩松太近乎，她想着昨晚被老鼠吓成了那个样子，就觉着丢人。伍岩

松还说什么革命者死都不怕，怕什么老鼠。什么意思？不是明摆着寒碜她吗？她想，她并不怕死。要是面对敌人寒光闪闪的铡刀和黑洞洞的枪口，她一定跟电影中的刘胡兰、江姐一样视死如归。可是她怕毛毛虫、老鼠和蛇。要是无耻的敌人拿这些东西来折磨她，她就只有选择——死。可没想到这种事就发生在昨天晚上。这让她难过和沮丧。伍岩松说的那句话又恰恰戳到了她的痛处。这使她暂时不想理伍岩松。何况，伍岩松一个大小伙子还抱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要知道她长这么大，还没有被一个男人抱过。一想到她被伍岩松在众目睽睽之下抱在怀中，她就心跳过速，不敢看伍岩松，更害怕单独跟伍岩松在一起。她担心拒绝伍岩松，会让伍岩松难堪，就问宋朝下不下去？宋朝正走火入魔般地想着薛芸菲，一时没有听到郭小艳的话，没有搭理她。郭小艳有些下不来台，赌气地对伍岩松说：你要下去，自己下去好了。问我干什么？伍岩松怔了怔，没趣地跟江寒舟、杜霞月、孔汉川、向旗一起下去了。他边走边嘀咕，不下就不下，生气做什么。

宋朝想了一会儿心事，抬起头，见郭小艳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就关心地走过去。郭小艳的父亲郭庄教授是宋朝最崇拜，也是大学几年对他的学习帮助最大的导师。宋朝记得自己刚进北方大学上的第一课就是郭庄教授讲的。郭庄教授在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飞机设计领域，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信手在黑板上画的图，其精确度几近百分之百。他每次上课，从来只讲授一半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或者跟学生们海阔天空地聊天，或者请两三名学生到黑板上不借助绘图工具画图。由于许多人没有空手画图的习惯，郭教授第一次讲完课时只有宋朝一个人走了上去。题目是：按照五比一的比例画一张教室门的正视图。宋朝只用了五分钟做完了题目。郭教授一看，非常高兴，激动地说，宋朝是他从德国回国以来，在北方大学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宋朝的水平

完全可以不上本科，直接上研究生。毫无疑问，宋朝对于线条、图形的惊人直觉，将使他成为中国未来的大设计师、大科学家。郭教授毫不掩饰的赞美，使宋朝一夜之间成为北方大学的小名人。有的同学不服气，课后悄悄拿上量具把实物和宋朝按比例画的图一一量试，让他们吃惊的是，几乎毫厘不爽。接着又有传言，声称宋朝一定是在课前做了手脚。宋朝听了一笑置之。后来他在郭教授课堂上的多次表现，以及生活中他在线条面前的种种“习惯”，让各种猜测和谣言不攻自破。大家不能不承认，宋朝在机械制图上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不过，宋朝自己清楚，他的这种所谓天赋其实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像许多学生一样，也是按部就班地画各种几何图。有一天，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郭庄教授谈学习方法的文章，就兴致勃勃地进行尝试，并且见线条和图形就琢磨，几年下来竟学有所成。薛芸菲对他的爱慕缘于他的这一特殊本领。郭小艳对他另眼相看，也是这一原因。这次临行前，郭庄教授还专门设家宴，请了宋朝、伍岩松、孔汉川。郭教授说，你们这一去，任务艰巨，也很光荣。中央三个月前发出了关于备战工作的指示。美国又在越南挑衅了。仗要真打起来，我们的武器装备很落后呀！风洞，是各种现代化飞行器的摇篮，再不上马就来不及了。我今天既是为你们饯行，也是壮行。祝你们马到成功，捷报频传。说完，很少饮酒的郭教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仅仅抿了一小口酒的郭小艳被呛得满脸通红。郭教授怜爱地看着女儿，想着她即将远行巴山蜀水，不知能否适应得了那儿的环境、气候和艰苦的工作？他膝下就小艳一个独女，很希望留在身边，可是她坚持要跟宋朝、伍岩松、孔汉川一起去“三线”建设中国的风洞群。去就去吧，只是临到要离家了，他还是很不放心。他跟郭师母递了个眼神。俩人一块儿端起酒杯，站起来对几位小伙子说，小艳跟你们一起去，我们就拜托你们了。郭师母眼圈都红了。三个小伙子听了，当即表示，

请恩师和师母放心，他们一定会尽力照顾好小艳。望着郭师母潮红的眼睛，伍岩松激动地说：郭教授、郭师母，你就把我……我们，都当成你的儿……儿子吧。小艳，就交给我……我们好了。伍岩松的话闹了郭小艳一个大红脸。她怕母亲产生误会。她知道伍岩松对她一直有点“那个”。孔汉川、宋朝也都说，郭教授、郭师母，你们就把我们当成小艳的大哥吧。我们会照看好她的。郭教授、郭师母满意地笑了。

宋朝想到这里，走到郭小艳面前，问：小艳，怎么不下去走走？小艳说，不想去。宋朝问：是不是生病了？郭小艳不吭声。宋朝又问：是不是伍岩松惹你生气了？郭小艳沉不住气了，说，哪儿呀？人家刚才叫你，你理也不理。好大的架子。宋朝一听，笑了，说，我有什么架子？我确实没听见嘛。走吧走吧，我陪你下去。宋朝边说边伸手拉郭小艳，郭小艳这才高兴地跟宋朝一起下车。她喜欢跟宋朝在一起，跟宋朝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



宋朝跟郭小艳往山谷下走去。

江寒舟跟杜霞月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伍岩松、孔汉川、向旗爬上了另一座山峰。伍岩松在山顶上招呼宋朝、郭小艳过去。说他发现了一棵野梨树，味道还凑合。郭小艳说，就知道吃，不去。咱们下溪边去。

下到溪边，郭小艳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她从小在大都市里长大，哪里见过这样流过丛林、流过绿地，水色如玉，仪态万方的小溪。溪流如线，溪边青草茵茵，凉风阵阵。款款流水中鱼虾成群，滩上卵石可数。郭小艳“哇哇”地叫着，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她沿着溪边走了几步，就忍不住脱了鞋袜，跳到溪水里捡鹅卵石去了。宋朝坐在溪边，关切地看着小艳，心情变得像溪水一般清爽。他极目远眺，白云悠悠，青山叠翠。远处飞起一只大



鸟，有力地扇动着翅膀，直上云天。近前的一只蜻蜓吸引了他的视线。蜻蜓长约三厘米多，两双翅膀精致、透明。它并不像大鸟飞行那样有力地扇动翅膀，它的翅膀只是轻微地颤动，但是身体起落有致，行动自如。加速、减速，急转弯、急跃升、俯冲、悬停、倒飞。自认为对各种飞行器的飞行原理十分清楚的宋朝，此刻拜倒在大鸟和蜻蜓面前。他想起郭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人类什么时候完全掌握了昆虫飞行的奥秘，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飞行的自由。可我们国家的飞行器，不仅仅是飞机，连许多基本的技术都还未能过关呀！宋朝想起三年前秘密参军时郭教授给他们讲的一件事。当时郭教授是我国新一代战斗机的副总设计师。战斗机试制出厂后，到西北某空军基地试飞。由于危险性太大，基地精心选择了一名老飞行员，他不仅试飞过多种机型，而且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考验。飞机上天后一开始还比较顺利，可在试飞第一个项目时，飞机突然不明原因地失去控制，一头栽进了大沙漠。基地试飞部的丁金龙部长，一把抓下头上的帽子，牙齿咬得咯咯响，嘴里不停地问，为什么不跳伞，为什么不跳伞？他以为这是名老部下想保住飞机，结果机毁人亡。郭教授却十分清楚，不是飞行员不想跳伞，而是在那一瞬间，飞机和人已经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完全失去控制，不可能再有跳伞的机会了。对这种现象国外早就在风洞中开始了研究。而我国由于没有研究空气动力学的专用设备——风洞，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法在实验室里完成。郭教授告诉了丁部长实情。丁部长半天没有言语。沉默了许久，他才心情沉重地对郭教授说，郭教授，这位飞行员在朝鲜战场就跟着我，大小空战不下百次，他先后负伤三次，但是都没有被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打下来，今天，今天却被我们自己的飞机……唉！你说，你说，这、这算什么事？丁部长说完，嘴唇哆嗦着，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他问郭教授，建一座风洞要多少钱？郭教授告诉他，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还不具备建设一系列生产性